

# 怒吼的中國

蘇聯特務却來英荷  
潘子震 擇



上海惠民書店印行

8  
11

# 怒 吼 的 中 國

原 著 者 特 來 却 可 夫

譯 者 潘 子 農

發 行 者 惠 民 書 店

印 刷 者 周 順 記 印 刷 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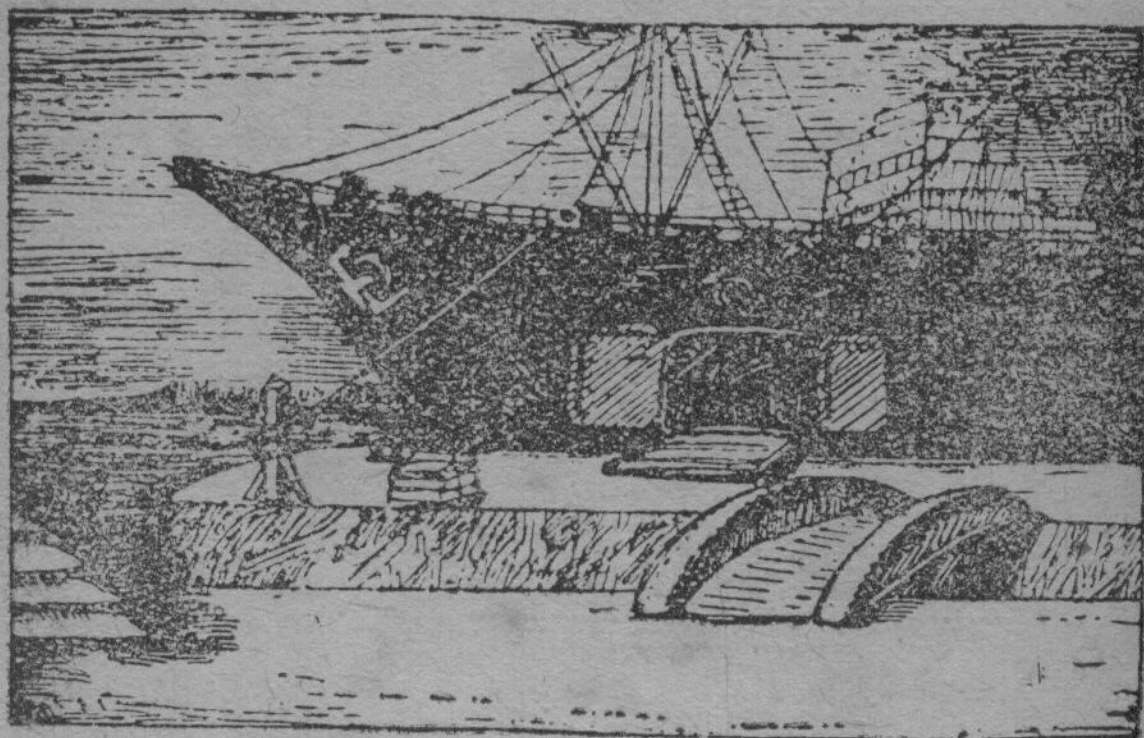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惠民路三一八號

基 本 定 價 三 元 四 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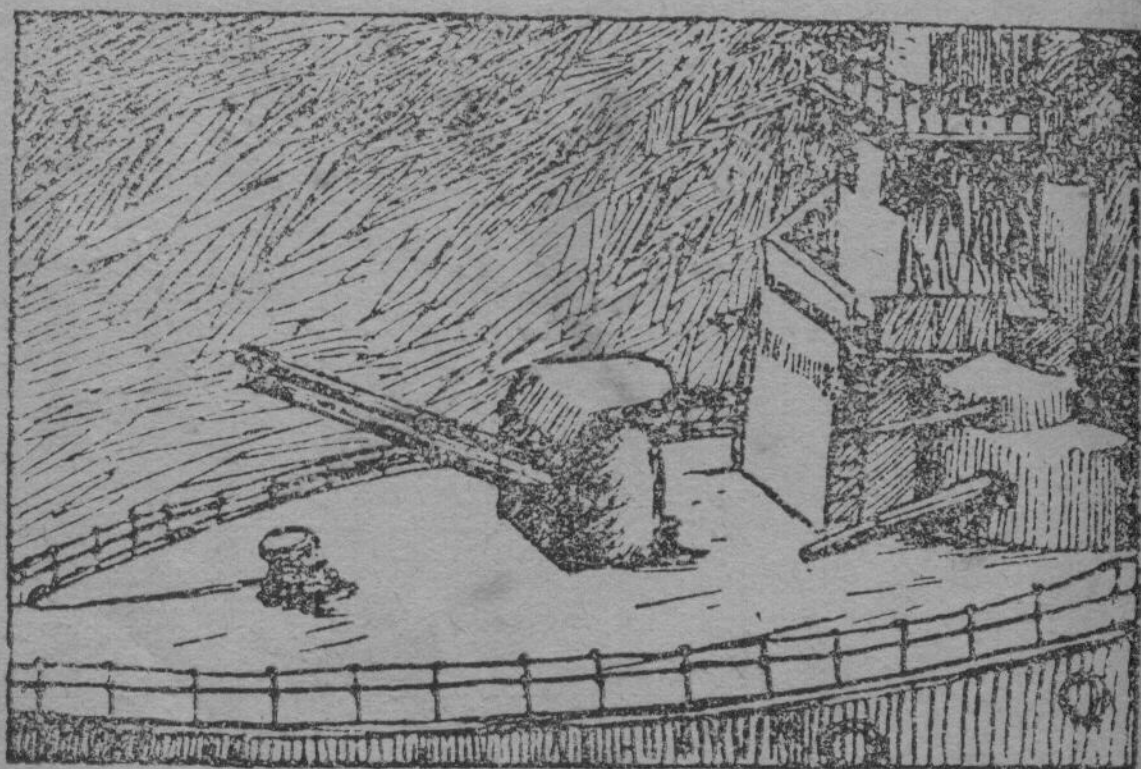
外埠酌加郵運費

出 版 期 一 九 四 九 年 九 月 初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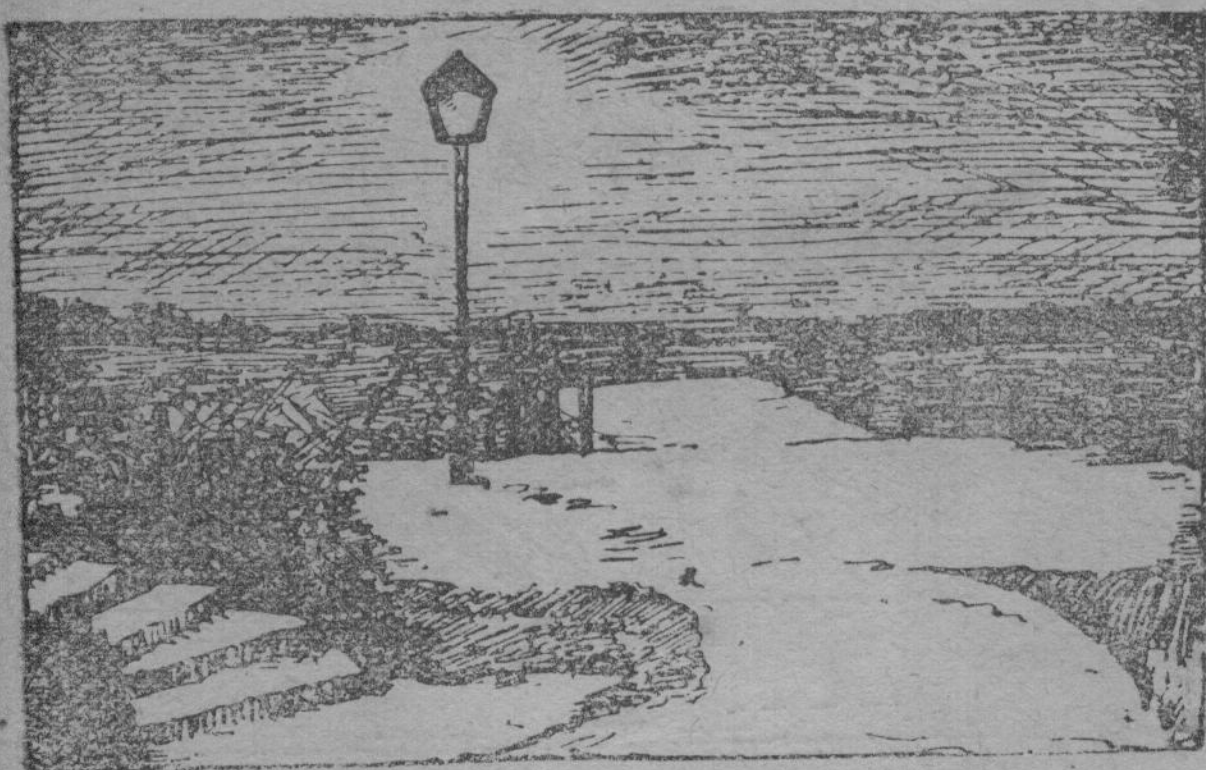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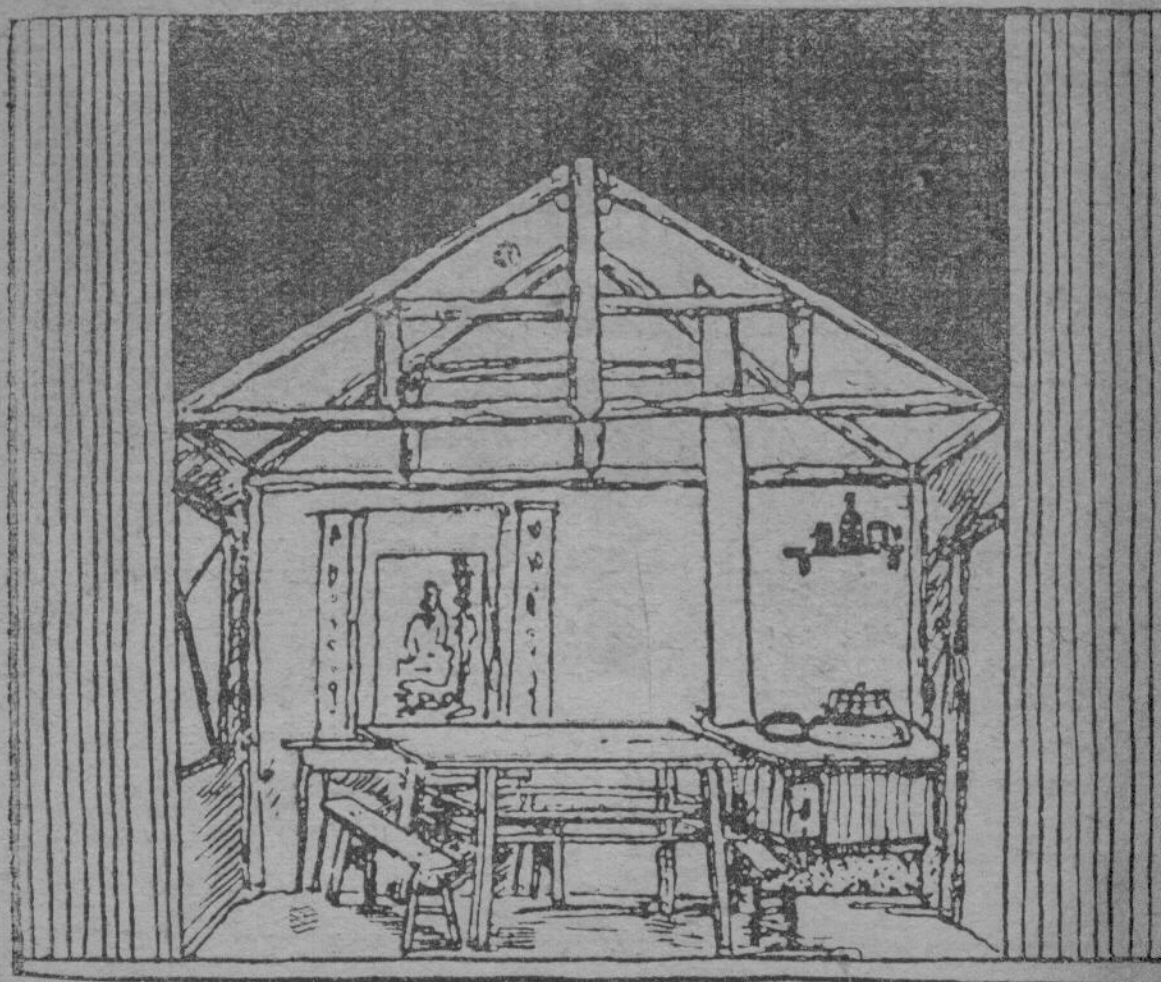
樣圖景佈景一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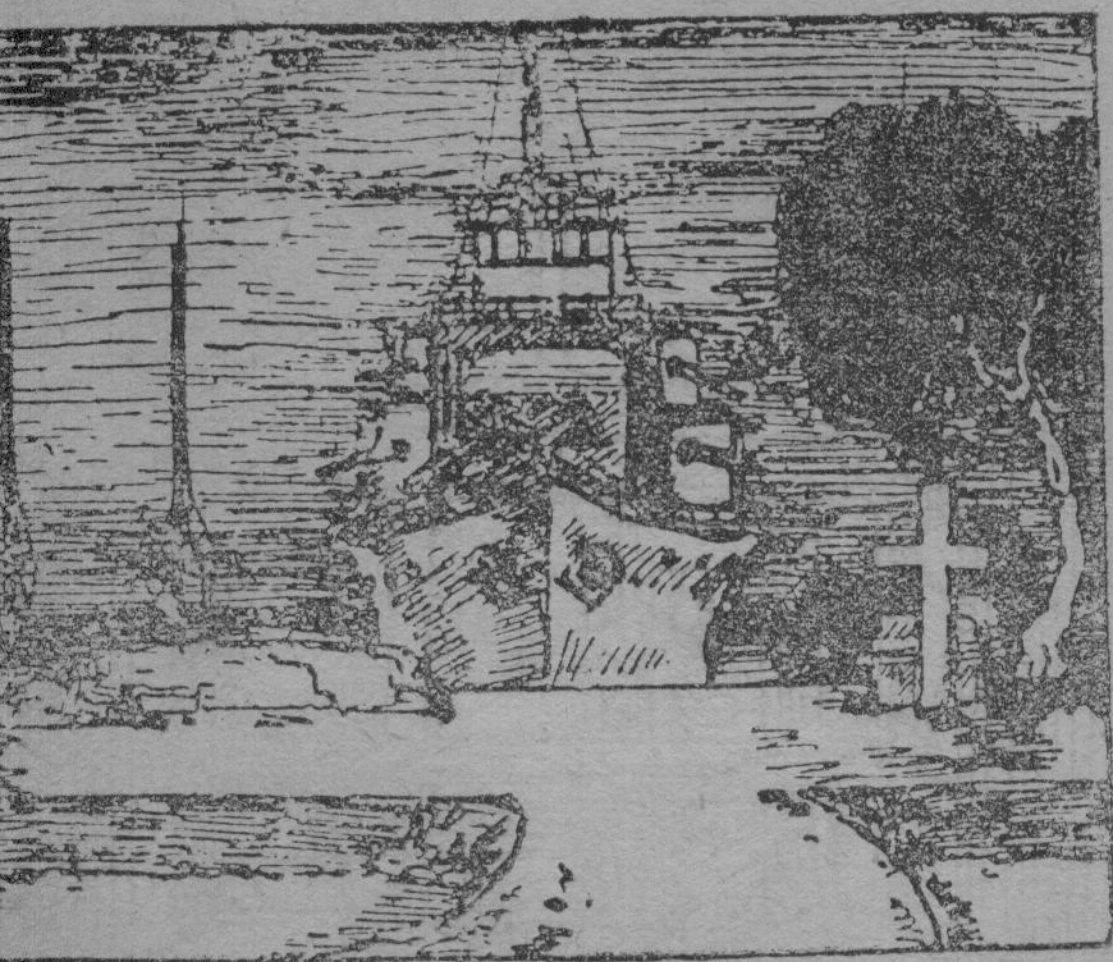
樣圖景佈景七，四，二第



樣圖景佈景五，三第



樣圖景佈景八，六第



日正 鐘切、日正急也。屬字。





## 歐陽予倩序

潘子農先生譯怒吧中國既脫稿，叫我作序，譯文我沒有來得及細讀，不便貿然加以評量。不過這個戲以前有過兩個譯本，潘先生的再譯必有其自信之處，讀者自能比較得之。

這個戲世界各國都演過，在中國反而上演最遲。——一九三〇年在廣州第一次上演，一九三一年正月廣州教育會的戲劇比賽，又有怒吧社上演過。在上海，是一九三三年演出的。一九三四年秋天在廣州民衆教育館，又由各劇社聯合演過，聽說內容改得很多。

當這個戲在美國上演的時候，蘇聯早已不演這個戲了，在蘇聯以爲不是演這個戲的時代了。不過在中國，由於帝國主義者之侵略日亟，直到目下還是珍品。

這戲以萬縣慘案爲背景，描寫被壓逼民族的哀史——在中國人看來是國恥紀念。演演這個戲，很可以刺激一下民衆的民族意識，使大家都有奮發興起，抵禦強暴，以圖自存的覺悟，用意似乎是很不錯的。可是在東京有些朝鮮人要演，警察不許用怒吼吧中國這個名字，他們很痛快地说：在此非常時期，萬不能讓中國「怒吼」。

有人說：演這個戲恐怕英國人要多心。正好比今年正月間，上海舞台協會演出回春之曲，有人怕引起某國人的誤會是一樣的。最近國立音專開演奏會，節目中有「五卅慘案」一曲，奏序單全印好了，臨時又全部印過，改爲「一個慘案」。我只知道在香港是不許提及「五卅」這兩個字的，想不到在上海和內地也會不許！在報上有時不許，想不到在文藝作品裏也不許！因此我覺得帝國主義的威脅已經要使我們非停止不可了。

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以來，所演的慘案也真不少了。因爲我們無力而造成的國

恥也指不勝屈了。可是以此爲題材的作品何其罕見？難道說我們不能立起雪恥，便連常常說說，自己警醒一下的勇氣都沒有了嗎！

萬縣慘案離現在已經好幾十年了。繼萬縣慘案而發生的慘案，是更加幾倍的殘酷。老實說，吧吼怒中國這個戲描寫得還不够。據原作者自己說，雖是一部分的描寫，可以概見一般侵略者及被侵略者的情況。他怕還沒有知道今日的中國，因爲處處受帝國主義者之控制，有些地方竟連演他這樣的戲都有困難啊！

原作者特里查可夫氏寫創作的方法，一個是「長期觀察」，就是用同樣幾個或一大羣的人物作題材，先後寫幾本小說或戲劇，看他們心理行動和工作力之如何演進；一個就是「長期談話」Bio-interview 就是和一個人長時期的談話，仔細察看他的經歷和心理，用來寫成創作。在我會見他的時候，他說：「這是我個人的方法，我並不說除了這個方法，人家就沒有更好的方法。倘使你能够把我的方法介紹到中國去，中國的青年若有人用我的方法寫創作，我便希望他們能把試驗

的經過詳細告訴我，以供參攷。」

當此國難嚴重的時期，使我深感到潘先生把怒吼吧中國重新再譯，頗爲難能可貴，并希望他的工作不是徒勞。

歐陽予倩

廿四年五月九日

## 作者原序

形成這個劇本底題材之所在地，是中國揚子江上游一千哩附近的四川省底一處小縣城。在這條廣闊的江流上，連那些龐大的海洋輪船都可以直駛五百哩以上的漢口市的。外國的海軍砲艦在這條中國的伏爾加河裏往來梭巡，認真地保護着少數白種人和日本人底商業與宗教的殖民地。

在這縣城裏面，有許多巨型的美國煤油棧房，以及許多收買城郊四鄉的棉花，芥菜，牛皮，橄欖油等貨物的出口商人之辦事處。屬於美國的企業，是由一位哈雷先生爲當地的代理人 and 推銷員，他在這羣出口商人中，佔有着極重要的地位，成千成萬的中國苦力是替他工作着以謀生計的。

在這些富裕的商人和勞苦羣衆之間，全然是說不到什麼「親善」的。這些船

夫苦力們很辛苦地掙着每一個銅子，在他們行將坍倒的草屋和小船中，繁密地生殖着，却又整批的死亡了。船夫和哈雷間的衝突，終於釀成了一場鬥爭，結果是這位美國商業代理人的屍體在河裏發現了。

但是另一方面，停在河之中流的那艘英國砲艦康捷號的艦長，立刻瞄準了砲口來懲罰那些竟敢舉手毆打他們一個「白色上帝」的中國人了。他脅逼當地的長官，要他將凶犯拘捕起來，處以死刑；如果抓不到那個凶犯，就要碼頭船夫工會中派兩個人來代替受刑——這碼頭船夫工會是這件案子的凶犯也在內的，同時還要在哈雷的屍體舉行葬禮時，有一種名譽的表示，並對他的家族給與賠款。就我記憶所及，他們是限定兩天之內要實行這些條件的。並且這位艦長宣佈：如果愛的美敦書中的條件不見實行，康捷號就要砲轟全縣了。

中國地方當局的抗議，與要求將此案移歸中央政府辦理的提議，卒被拒絕，社會團體憤激的通電也歸無效，而艦長仍然是堅決地在那位美國商人舉行了隆重

的葬禮之後，終於把兩個船夫絞死了。

這些全都是事實，我絲毫也沒有改動過。而且這案件的本身就是一個明證！這椿哈雷的案件該是一齣悲劇吧？可是在這縣城中後來却又演出了喜劇呢。康捷號事變後數月，中國人和法國砲艦上的水兵們，在旅館裏發生了一椿毆鬥的案子。水兵中一人受了重傷，那法國砲艦司令就向地方長官要求，應賠償打斷骨節的損失，賠款數目倒不很大——大約合俄幣一百盧布光景，同時也用恐嚇的手段警告，如果不照數賠償，就要砲燬這個縣城了。

一再從帝國主義鎗炮下殘留下來的地域，終於一九二六年給牠們燬滅了。轟炸這縣城的原因是爲了外國輪船公司和中國人之爭執而開端的。這倒使讀這個怒吼吧中國劇本的人，將認爲是一種預言。然而一切預言的內容，祇是分析這種驚惶的吶喊，以及各個帝國主義國家徹頭徹尾的「大陸政策」而已。

！國中，吧吼怒



梅蘭芳氏赴蘇俄演劇本書作者（左）迎之於莫斯科車站留影